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



1985—1989

# 归去来兮(下)

# 归去来兮(下)

1985—1989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目 录

|                   |             |
|-------------------|-------------|
| 冈底斯的诱惑 .....      | 马 原( 1 )    |
|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 | 扎西达娃( 50 )  |
| 小鲍庄 .....         | 王安忆( 72 )   |
| 你别无选择 .....       | 刘索拉( 159 )  |
| 无主题变奏 .....       | 徐 星( 220 )  |
| 桑树坪纪事 .....       | 朱晓平( 248 )  |
| 秋天的愤怒 .....       | 张 炜( 367 )  |
| 爸爸爸 .....         | 韩少功( 473 )  |
| 山上的小屋 .....       | 残 雪( 510 )  |
| 军歌 .....          | 周梅森( 515 )  |
| 商州再录 .....        | 贾平凹( 617 )  |
| 褐色鸟群 .....        | 格 非( 680 )  |
| 花非花 .....         | 何立伟( 707 )  |
| 透明的红萝卜 .....      | 莫 言( 762 )  |
| 红蚂蚱 绿蚂蚱 .....     | 李佩甫( 810 )  |
| 继续操练 .....        | 李 晓( 850 )  |
| 灵旗 .....          | 乔 良( 874 )  |
| 十八岁出门远行 .....     | 余 华( 917 )  |
| 昆仑殇 .....         | 毕淑敏( 924 )  |
| 烦恼人生 .....        | 池 莉( 997 )  |
| 风景 .....          | 方 方( 1043 ) |
| 厚土二题 .....        | 李 锐( 1109 ) |
| 伏羲伏羲 .....        | 刘 恒( 1123 ) |

# 商州再录

贾平凹

## 题 记

去年写了一个《商州初录》，一个《商州又录》，似乎倒引起了读者的兴趣，纷纷来了信，商讨起天文地理，风物人情，以及远古近今的政治经济哲学美学经文方志，内容杂泛而有趣。差不多又有一种意思流露出来，是对商州山地的企羨，思绪想像且比我非非尤甚，接着便怀疑天下是否真有这块美丽神秘的地方，后又愤愤不平地说他们的故乡比商州更好，不信请我去看看。其中便有了几位热血活跃勇敢好奇的年轻人，竟告假自费前往实地游察。这使我欣然同时惴惴不安，去信说：商州确有其地，打开中国的地图，画一个十字线，交叉的方位稍往东稍往南，那便是了。战国时期属秦，汉时称商州，唐时为商洛，宋至清又复改商州，今又再归为商洛。地方的美丽和神秘，并非出自我的“人人都说家乡好”的秉性，也非我专意要学陶渊明，凭空虚构出一个“桃花源”，初录和又录里的描写，已足以说明这不是桃花源，更绝无世外。但它的美丽和神秘，可以说在我三十年来所走的任何地方里，是称得上“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赞誉。需要提醒的是，这地方旅行是艰辛的，李白、白居易、杜甫、王维、温庭筠涉足到此，必是骑一头毛驴，还得有一名书童伴随，彳亍而行，吃尽苦楚，以致使韩愈牺牲了携领的亲生爱女，以致使苏辙任职而抗命不去，以致使贾岛发出哀怨：“一山未了一

山迎，百里没有一里平，犹是老禅遥指处，只堪图画不堪行。”当然，现在是何等年月！但同时又不能不考虑虽然当今交通运输工具的现代化却又因其交通运输工具的先进而使人的自身的脚力和忍耐力则在人创造的先进工具中日渐退化。即便是去骑自行车，颠簸程度难以承受，何况路多忽上忽下，车骑人倒比人骑车的机会多，更还有许多值得去的地方，帮助人的仅仅只能是一根鸡骨头木的拐杖。

基于这种情况，我便觉得我又有事可干，于是点灯熬油做那一种不流臭汗却绞脑汁的写工，看做是自己“以济天下”的一种表示，这就是可亲可敬的读者将要读到的这个《商州再录》。

声明的是：

对于商州，外界人的眼里，以为我了如指掌，实则在商州人的眼里，我只是做了点勉强的解说。我不在那里受商州户口登记处管辖已是十二年，儿时的印象虽深入骨髓，却反倒漠然，犹如一个人钟情爱人，出门在外却常常突然记不清他（她）的容貌一样。这几年，去了那里几次，也未做到深入得剃光头穿对襟褂，吆牛扶犁做农事。严格讲，只是“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地走动走动。今年又去了一趟，有许多使我吃惊的变化，所到之处，新房新院新门楼，人们衣着整洁，面色有红施白。甲子年按往昔乡俗，是不宜男婚女嫁，但路上随时有迎亲的队伍，唢呐高吹，也有抱录音机欢唱，新娘子不羞，仰面迎人，也是披红，却皮鞋筒裤，戴镯的手腕都戴上了手表。逢节过年，亲戚走动，装馍的小竹提篮皆换作五升小圆笼儿，馍顶上还点缀洋红，酒却不是空瓶盛散酒，一律新买的瓶装酒。再不见穿有石榴皮和靛蓝自染的土布衣服，一些老汉们穿商店的裤子虽然心疼“一边穿磨损浪费”而将开口换到后边，下蹲艰难，受年轻人耻笑，但毕竟穿了机织布，最差是咔叽料的。长久的印象里农民善于藏富，而今更突出的是显示了农民性格中的另一面，极尽豪富。他们已不再逍遥“洋芋糊汤疙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的生

活,变得知农知工知商,有识有胆有进取,言语大方,行为有风度。时常三人五人凑一起聊天,竟议论当今天下潮流变幻,政府首脑的得失功过,以及政策推行的实效和可能发展改动的趋向,使我觉得未免可笑,随之而大为感叹。我在往洛南县寺耳区去的路上,直觉得感受丰富,夜里在小镇街上喝酒,兴致难禁,劣性儿勃起,用毛笔未作构思便书写了三尺条幅,其文不妨在此抄出,以证明我当时的心境:

甲子岁深秋,吾搭车往洛南寺耳。但见山回路转,湾湾有奇崖,崖头必长怪树,皆绿叶白身,横空繁衍似龙腾跃。奇崖怪树之下,则居有人家,屋山墙高耸,檐面陡峭,有秀目皓齿妙龄女子出入。逆清流上数十里,两岸青峰相挤,电杆平撑,似要随时作缝合状。再深入,梢林莽莽,野菊花开花落,云雾忽聚忽散,樵夫伐木,叮叮声如天降,遥闻寒暄,不知何语,但一团嗡嗡,此静之缘故也。到寺耳镇,几簇屋舍,一条石板小街,店家房皆反向而开,入室安桌置椅,后门则为前庭,沿高阶而上,偌大院子,一畦鲜菜,篱笆上生满木耳,吾讨酒坐喝,杯未接唇则醉也。饭毕,付钱一元四角,主人惊讶,言只能收两角。吾曰:清静值一角,山明值一角,水秀值一角,空气新鲜值八角,余下一角,买得今日吾之高兴也。

当然,也令我吃惊的有另一些发现和感受,是这次商州之行,亦有不同儿时,在商州,甚至不同前年去年去商州,觉得有一种味儿,使商州的城镇与省城西安缩短了距离,也是山塬沟岔与平川道的城镇缩短了距离。这味儿指什么,是思想意识?是社会风气?是人和人的关系?我又不能说准,只感到商州已经不是往昔的商州。所到的人家,已不待生人为至客,连掏出工作证,甚至报刊记者证来,亦不大生效。必要有熟人相引,方热情可炙,否则面虽有笑容,也有礼有节,但绝不启酒坛炒熏肉拉家常视为知己,也绝不

会临走装你一袋子木耳、核桃、黄花菜、板栗,送三里五里,还频频摇手呼之:再来啊!坐下采访,也不会使他们紧张得一脸狼狈,热汗满头,问一句答一言,句句无过无不及无危险的官话大话空话套话无用话。而是淡然不答,或是口若悬河,说些挖苦话,牢骚话,奚落话,使你觉得有情有理又刻薄尖酸,时不时会将我装套其中,面红耳赤。这还罢了,尤其是在村里看见大场上一堆一堆麦草秸子如清朝官员收集平放的花翎帽,问起这是谁家的,这家目下情况如何,回答必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有企羡却夹着忌妒,有同情又带着作践,或者随你话,答你言,给你个圆溜溜不可捉摸。他们能干而奸狡,富足而吝啬,自私,贪婪,冒险,分散。这不免使我愤怒。静心思索,又感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山民既保存了古老的传统遗风,又渗进了现代的文明时髦,在对待土地、道德、婚姻、家庭、社交、世情的诸多问题上,有传统的善的东西,有现代的美的东西,也有传统的恶的东西,也有现代的丑的东西。而这些善的、美的、恶的、丑的东西,又不同于外地。它是独特的商州型的,有的来自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自身,有的来自外边的流行之风的渗透影响。如此看来,在整个中华民族振兴的年代里,商州人极力在战胜这个商州的地理环境、社会形态,一方面也更需要战胜商州人的自身。

这许许多多感触感想以此引发的复杂的错综的黏糊不清的思考,有的我可以说出,有的意会到了又苦不能道出,有的竟仍处于混沌中。于是,在动笔记录这些所见所闻的故事之时,陷入极大艰难。我试图要把这部实录分为甲本乙本两组完成,故先写了几个新生活的具体变化的篇章,但笔一放开,即不可收,愈写愈长,最后竟成了独立的中篇小说。而这种行文已超越了《商州再录》的统一格式,便只好删除,单独去发表。所以,读者看到这个再录,仅仅是我保留了一些短的,又能统一归入一定格式的篇章。或者不难看出,写眼下新的具体事情比较少了,单薄了,这本来是原计划中的

甲本，现既已抽去了再录中的乙本大部分，也敬请读者宽恕。而我自信的是，这些所谓甲本的篇章，并不是为了写过去而写过去，意在面对现实，旨在提高当今。我认为，任何行动，任何事业，乃至每一项改革，关键是人的素质，而人的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皆都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清醒其各种美善产生的环境土壤，和丑恶产生的环境土壤。不就事论事，而是历史地考察。这便可以釜底抽薪而止汤沸，便可取沙换土而灭毒菌的。

日前与一些朋友交谈，说起当今社会鼓励人民高效率，高收益，高消费，也就有人鄙夷“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这话初听，似乎有道理，似乎延安精神不宜当今时代了。但又一想，此话是太偏颇，是歪曲了延安精神的。延安精神之所以提倡艰苦奋斗，并不是要人艰苦了再艰苦，最后还是艰苦；而主要的是奋斗。难道当年红军北上不是开拓性的壮举吗？在延安那个穷山沟里硬是丰衣足食，不更是一种开拓吗？延安毕竟是艰苦的过渡地，最后还不是开赴北京，要宣告新中国的诞生吗？商州目前的情况，也正类同当年的延安，是在艰苦中拼力奋斗。奋斗就是摆脱艰苦，一种自然的艰苦，一种人的自身的艰苦。这也正是我的《商州世事》能写出来的信念和动力，也是我企图争取读者理解的愿望。如果事能如此，我便打算往后再继续到商州去，到山地去，到生活的深处，再录出一些东西呈献给读者。

## 周 武 寨

从云镇到柴镇，距离了十五座山梁，这山梁皆立陡陡的，互不接壤，各自拔地崛起独立于世。有十五座山梁就有十四条川谷，一条川谷又是一脉流水，这十四脉流水就夜以继日地流，喊喊叫叫地流。河流是天生的悲剧性格，既有志于平衡天下，又为同情于低下的秉性所累，故这十四脉水有的流得有头有尾，有的流得无头无

尾,有的流得有头无尾,有的流得无头有尾,却没有一脉是可以将两个镇子连结起来。流水边上的山民靠这水吃喝生存,抚儿育女。春天里桃花盛开,鱼鳖肥嫩,用黄蜡木条编就了捞筐置于中流击水的巨石下获取鲢鱼、草鱼、五色鱼。用自制的三戟钢叉在浅水沙中插鳖。冬天里,满山白雪,一川银冰,赶驴子到岸边站定,用钢钎凿窟窿汲水,驮回来人喝鸡喝,饮猪饮牛。惟有秋夏二季,男人们一早上山去割漆割葛割龙须草。去捡毛栗,打核桃,收油桐籽、紫葡萄、松果、橡子,直到傍晚自造了柴筏子顺流返回。那女人就在河里相迎,脱着赤条条的一丝不挂,身子如同浪花一个颜色,会突然从丈夫的柴筏下水鬼般地爬起。水给了这里的人极大的方便、幸福、自产自销和自作自受的天伦人伦之乐,但水又使这里百分之六十的人一生数十年里不曾去云镇和柴镇。要为镇子上五颜六色的商品所惑,要为镇子上繁华热闹的场景所诱,又不怕艰辛,又有钱,到云镇和柴镇去那就要爬一条山路了。

路可以说是最勇敢的,又是最机智的,能上就上,能下就下,欲收先纵,转弯抹角,完全是以柔克刚,以弱争强,顺境适应,适应了而彻底征服。故在这一带,山民们最崇尚的,一则是天上的赫赫洪洪荒荒的太阳,二该是地上的坚坚韧韧黏黏的山路。六月六,每年的好日头,一个旋转着的柠檬黄的液态火球,所有人的所有物产,譬如包谷、豌豆、麦,譬如耳套、褥子、鞋、狐皮帽子,甚至女人们的包袱布卷、筐篮针线,年老了但并未下世的一年刷涂一次土漆的寿棺、寿衣,都要拿出来暴晒。人家的老的少的,在阳坡里剥净了上衣,将洋红水抹在额上、肚脐眼上,大碗喝酒,猛敲铜的脸盆,直到一脸皮肤由白变红,由红变黑。至于对山路的崇尚,区别于太阳的是渗透了日常生活之中,每个家庭里或男或女,总有两三个名字与路有关,阿路,路拾,麦路,路绒,叫得古怪而莫名其妙;无知无畏的孩童,什么野皆可撒得,却绝不敢在路上拉屎拉尿,据说那会害口疮得红眼;出嫁的陪妆家具只能从路上抬走;送葬的孝子盆只能在

路上摔打；民事纠纷，外人不可清断之时，双方要起誓发咒，也只能是头顶着燃烧的如油盆一般的太阳，脚踏在路口中心；做了亏心之事想忏悔赎罪嘛，上老下少有了七灾八难不能禳解嘛，断子绝孙不能延香续火但求后生积德积福嘛，去，修路护路，这比到菩萨庙里娘娘庙里关帝庙里磕头烧香、上布施、捐门槛效果更好！

这条从云镇这达到柴镇那达的山路，叫官路。所谓官，大概就是公的意思，旧时称官老爷，可能认为公共的老爷，官路也自然便是大家要走的路了。这条官路市里是多少，公里是多少，有人说二百四十市里，有人则说一百九十市里，说话者又皆是这官路上长年走动的脚夫，相差竟是五十市里，可见没有国家绘图局的干部背了仪器测定，这里程永远是不能轻信的。官路既不知长短，更不知为哪一上辈人所开，严格地讲，这也不是谁开出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的脚硬踏出来的。往往在最艰难的山岭上、崖畔上，明显地看出路不是一条，突然地分开，如一堆乱绳相绕，各自在寻找着最佳轨道，山岭崖畔过去了，路又合为一条。

路的颜色永远是不变，硬的，白的，或者是两旁的石岩石壁，或者一边临渊面沟，一边紧贴石堞石坎。沟坎暗处生一层苔衣，苔衣浅时视见如斑痕，厚时则绒绒的似乎海底软体动物，化僵尸为神灵，且日月交错，四季更替，苔衣随之而碧黄紫黑，路却始终赤裸，容不得任何伪装和蒙蔽。偶尔飞鸟过后，口衔的草籽落入其上，斜旁的野酸枣根从地上伸延过来，却绝没有它出头露面之时。山羊灰兔可以爆豆似的在上遗失，狐子獐子可以印花似的在上留蹄痕，但即使夜如泼墨，路仍是泛着灰白。沿途有许多山泉，滴水成潭，这不是专门人的发现，也不是专门人的开掘，却修理得十分精美卫生，谁也自觉地不去洗脚洗脸；渴饮，跪下去，这是对水神的礼拜，是不跪就喝不上水的跪，然后，仄身在近旁掐一片冬花叶来，折一个斗勺状，慢慢地舀吮。每五里有一小站，十里有一大站，站无站亭，缘地形一个较大的空地，空地边上有高高低低的石坎土台，足

以停歇背篓，空地中有天然的石头，或立或蹲，那柴担货担就恰到好处地两头放在石上。这种停歇站形成于久而久之的无意之中，形成了，便作为行路上必歇之处。陌生人在这条路上，最惊叹的莫过于那些脚夫，他们的货担由两个竹筐一根扁担组成，筐里土漆漆过，黑光铮亮，系五色绳索，扁担长一丈，丈二，翘翘呈弓形，顶尖镶有铜的包角，左右换肩扶手处又包有牛蛋皮套，行走开来，大脚大步，一手扶了扁担，一手持一搭柱，时时将搭柱斜支在扁担下而将重量引渡于另一肩上，腾云驾雾的姿态，使观者皆忘却这是劳作，有飘然而至的神仙味道。在停歇站上，那停放货担的地方已占却尽了，他们会靠着崖壁，用搭柱支了扁担中间，货担静静地悬空休息了，脚夫也静静地立在那里闭上眼睛休息了。这么沿途下来，陌生人又一定会发现站与站的距离几乎相等。这正是站的妙处所在，如平原上的农民丈量土地，是反抄了双手用步子踏的，山民们负重着货物，是靠体力的消耗程度来决定站点的，其准确度却与仪器测量相去不远。

当然，沿途的人家是少极，近乎于可怜巴巴，且都临着河畔沟底，或山坳坡洼，而将那不怕热不怕冷的泥塑的山神像安置在路边，修盖一座精美到极致的小庙。小庙的墙壁上、基石上，不会像城市文明人那样刻起横七竖八的“××到此一游”的字迹。山民们多半不识字，即或识字，艰辛的跋涉也使其没有了这种雅兴。但他们却都有被城市文明人所嘲笑的迷信：香火不会中断，时有红绸布挂在庙檐，而且极忌讳说“倒了”“滚了”“完了”的话语。他们不畏惧狼虫虎豹，因为他们有对付野兽的力气，狼虫虎豹想吃他们，他们更想吃狼虫虎豹，又想得狼皮虎骨。他们害怕鬼神，鬼神不是可以用力气征服的，所以他们斗打不过就反过来用软化政策，恭维它，跪拜它，以供献收买它。

有了路，脚夫们就不断，有外地之人，有沿途人家的汉子，冬冬夏夏，朝朝暮暮，从云镇到柴镇，从柴镇到云镇。云镇是镇安县最

繁荣的镇子，也是商州西南边界上最著名的贸易点。远在明清，就成了湖北、四川、安康、汉中从南部入商的要道重镇。商贾之人完全不必再往北走到商州城去，更不必再往西安市去。北路南下的商人贾客可以将布匹、食盐、水烟、煤油运到云镇，南路来的贾客可以将桐油、生漆、药材、竹编运到云镇，云镇有十四个货栈，八个酒店，几乎有街面人家都开办了旅店饭店；以物易物，公买公卖，或者请经纪人在酒桌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生意成交，或者在一顶半新不旧的草帽下边、衣襟底下握手掐指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反正到最后各自满足，南北分道扬镳。柴镇小则小矣，却是三省交界地，说它是云镇的陪镇亦可，说它是云镇的门户更可，它的地理极其绝妙，人员成分尤为复杂。围绕着它的，四面是路，八方可通，像是一个宝葫芦，而金线吊葫芦的，一扯就是几百里远的，就只有这条山路了。

一个脚夫，从柴镇出发，吆赶了毛驴走一天半，担挑子或者走两天，就可以歇在清风涧。清风涧上是一个村，村子却差不多荒废了。房院倒塌，断垣残壁，沿一堵石崖边上，有一排高高的屋基，全是四楞见线的石条所筑，石与石之间的白灰已经脱尽，生出毛刺草，野刺蝶，一种花脚蚊子般的飞虫在那里嗡嗡一团。这是曾经壮观的一排房子。试想当初，门前对着山路，路那边临着屋舍，入门启窗，窗外远眺，一涧白云，满耳清风，如今仅剩这秃石基。夕阳里金辉腐蚀，那拳大的扑鸽，升大的鹰隼歇落其上，厠下一堆白花花粪便，怪叫一声，足可以令人悲凉不已。尤其在夜里，月在中天，万籁俱寂，在这些破败屋舍间走动，一片蚺蚺鸣叫，于朦胧之中看见一只狐子逾墙而过，那更使人于一种萧瑟之中平添时过境迁的感慨。

但是，就在这废墟之中，黑夜里透出了一点光明。这光明来自一面窗户，窗户是用新竹编制的，竹纸上贴了雄鸡啄蝎的窗花，经光射映，栩栩如生。这是一所院子，月夜下院门敲了数声，一人出

来，两人进去，立即屋顶的烟囱中冒出轻烟，烟出窗口溅有火星，散发出看不见却能感受到的热量。院门是紧闭了，门前的那棵杏树和榆树默然静寂，这是一棵树，却是两种树干，远近闻名的合欢木。树上的硕大的窠里，歇下了一对夫妻的喜鹊，及它们三个羽毛未丰的女儿。树下阴影里却坐卧了一只狼狗，此狗系纯种的山狗，有狼的凶狠和警觉，据说这类狗是处在狼多的深山，与狼长年搏斗久而久之衍变过来的。此时它沉静得如一尊石雕，但稍一风吹草动，双耳便耸起，汪汪几声，爆响若豹。显而易见，这所院子是清风涧惟一活着的院子，院子里的人是清风涧真正的主人。主人在这里生活得似乎十分坦然平和，并不害怕院后一片二亩方圆的坟地，坟地里那一棵一棵黑桩似的古柏，那馒头似的墓堆和墓前那远自清朝年间至公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石碑。

这地方就是清风涧，这村子却叫周武寨，周武寨里这院人家开的是一个店，店里卖酒，酒旗上也是“周武酒”。

酒旗是用一块黄油布制成的，已经在土炕上铺过了好多年，孩子的尿的腐蚀和屁股的肉的磨蹭，黄油不但未被剥脱，反倒愈发光亮。它晃在合欢树的横枝上，太阳一照，迎风抖着，就是一片狂欢的色彩。从柴镇而来的脚夫老半天爬一条沟道。一上到前去五里的山岭上，从云镇而来的脚夫在盘山道上转过了六六三十六个拐弯，一转到前去五里的垭口上，这酒旗就全然看见了。一看见酒旗，脚夫们就大受刺激，双目放光，无异于在茫海孤舟漂泊三月半载突然望见了港口，无异于古时唐僧取经人困马乏之时荒野里看见了一处古刹。脚夫们长时间的艰难枯燥的行程，任西北风的鞭挞和沉重的云空的压抑，便任随这黄油布的酒旗激起想像，使之达到迸发的顶点！于是，长叹一声，丢下挑子，拴住毛驴，一个立体的大字直直地倒在草丛里，评论起这店家的烧酒香味，评论那猪油烩的浆水浇在绿豆和麦磨出的杂面条上的酸味、辣味、呛味，还有那臭豆腐、糖咸老鸭蒜、辣丝熏肉的味道，甚至那重吊着布袋奶子的

老板娘满满当当塞在藤椅上的胖身子，那瘦得猴儿一样干练的掌柜的火纸点吃的白铜水烟袋，以至那儿媳的高低、粗细、善恶、俊丑。他们这么谈着，就把一切疲劳消除，似乎他们并不是脚夫，悠闲得是一群戏院里的观众，是一群集中在村口碾盘上开老碗会的食客，是一群人生评论家，世事的鉴赏家。

这会使第一次做脚夫的人大惑不解，他只觉得饥肠辘辘，腰酸腿疼，极快地赶了过去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脱一个赤条条无牵无挂在那面大炕上大声响一阵鼾，却不明白老脚夫们这么乱七八糟地评论倒要比真吃、真喝、真睡而更觉受活！不免疑问起来。老脚夫们就坐起身来，将烟袋慢慢点着，摆了架势，竟会说出一段关于周武寨的陈年老事。

清风涧之所以为清风涧，是十五座山梁中，惟这里最高，且山脉走势宛若“人”字，起源了十四条川谷中最宽最长的川谷，而川谷蜿蜒远去，在这里的夹角特别深邃，从南北相等的五里外的山头往“人”字头上走，路就像缠在山腰上的云带。脚夫们最提心吊胆的，就是走这段路。他们必须吃饱用包谷面包萝卜丝的窝窝头，或者用山泉水在一只携带的铝盆里拌和了大米柿子磨制的炒面，否则行在路中，心慌腿软，就有可能跌倒，一跌倒就堕入涧内如飘一片树叶一样杳然无声。再是三叩六拜那山神泥胎，祈求神灵保佑。因为寂静得可怕的石砭道上，猛然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妖妖艳艳，飘飘忽忽，你能说清这是良家女子，还是狐狸成精的伪装，还是涧下阴鬼的幻变？更何况涧下突然一声猿啼，山顶上一块风化石头突然滚落。路是一尺宽的，因临着深涧，感觉上便仅仅只有半尺宽窄，这边山头的脚夫要过，最紧临那边山头的脚夫也要过，两者相遇道中，担挑的东西多了，大了，退让就成了难题。故脚夫们拔脚的时候，总是在这边喊几声“噢噢噢——！”那边的肯定要回几声“噢噢噢——！”说明那边也有人要过了。于是这边的就停下来，等那边的过来了，方可再过去。有时这边一喊，那边也喊，并不是有

人,而是回音,这边人空等那半晌不见人过来。就兀自在这边骂一通娘。也有这边“噢噢噢”之后,那边并没明显回应,脚夫们便背着寿材板结队朝前走。这寿材板是柴镇方面最赚钱的生意,仅一页板,柏木的,松木的,苦楝木的,长一米八,宽二尺零五,一人只能负重一页,用绳子缚在背上,行走起来,前边看去像一群带甲壳的动物,从后看,人不见头不见腿,犹如魔幻了的木板移动。脚夫们就一个与一个拉开一定的距离,不能近,近则容易撞磕,不能远,远则一人出事,无同伙照应。但是,不巧的是突然听见啾啾啾的铃声,迎面就来了一队驴驮子。两方在道中相遇了,并不说话,怒目而视,那是一种极端仇恨的僵持。退让是谁也不愿干的,于是就沉闷着,直等到双方皆精疲力竭,相互看出对方虽然可恶却还不是一脸凶相、企图干伤天害理之事的歹徒,那背木板的便服输了,一个将一个将身子侧转,将木板靠在崖壁上,像是钉死在那里,让毛驴队紧贴了身子过去。

这就到了清风涧。

到了清风涧,人就像下了竿的猴,卸了套的牛,炸了麻花的油,没有一丝力气可存,故天时地利地需要在此有一些人家,供脚夫吃、喝、歇、睡,养精蓄力。于是,人家也就产生了。

这是在清嘉庆年间,从四川过来了一个生意人,行到这里,寻思:到云镇、商州做买卖,倒不如在此搞经济。主意拿定,就没有再走,从山上砍了树枝搭了一棚,安身下来卖茶卖酒。没想生意竟好,一过就是二十年,到了行将老去的年纪,他收留了一个过路的花子。这花子虽饥寒交迫,人却忠厚,接管了老汉的家产后便甘做孝子,将长辈埋葬在屋后,自己又经营茶酒,如此又是二十年,临终又招了一个过继的。如此反反复复了上百年,这里的木棚翻新了瓦房,经营了酒也增设了饭,但店家还只是一人,又都是下世之前方有新的到来。后,掌柜的是一位姓周的汉子时,他从人贩子手里买得一位女子,方正经成为一户人家,这是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事。

夫妇一辈子生活在这里，虽然每日皆有过路脚夫，但脚夫长则一日短则半晌，匆匆离去，天地自然就留下他们二人，不免清寂难耐。大世界惟一使他们生趣的是干那一种生理的交合，无异于山中的豹子山猪，或那一帮一伙红着眼睛的野狗。这女人又该是枣核体形，正是能生能育，又加上吃喝有余，水土良好，空气新鲜，竟生出十二个儿来。十二儿长大，狼虎一般，一个个高头大脑，能在山上砍柴垦地，能在涧下攀藤采药，吃生肉能克，睡石板能眠，于是人口兴旺，家业扩张，屋舍年年修筑，娶妻生子，分锅另灶，慢慢便形成一片不大不小的村寨。

但是，动乱年月，哪里会是一块清静之地？十二个儿皆长成门扇高低，忽一日，柴镇的镇长坐了滑竿上来，前呼后拥了几十个背“汉阳造”的兵士，对着周老头子宣布：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效劳，十二个儿子要抽六个壮丁充军。老头子听罢，当场昏倒在门前石阶下，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十二个儿子正在门前山梁上挖芋头，先瞧见有人上山，以为脚夫，后见老父倒在地上，皆凭了力大无比，血气方刚，举了镢头扑下山来讨打，竟将一兵用镢头挖倒，镇长看时，那镢头还嵌在死人的脑壳里拔不出来。一时下令射击，叭叭叭三声脆响，满山沟从未有过这种声响，山石松动，哗哗下落，在涧底碰碰不息，山鸟惊飞，野猿飞蹿，十二儿有三个倒在地上，已经气绝了。

幸存的九个儿子一见三个兄长身亡，毕竟是山里长大，登时竟呆在那里，清风涧里死一样寂静，蓦地一声撕肠裂肚的呐喊，九个儿子分八面逃散。又是一阵枪响，中间的那个倒下了，血冲上半空，喷洒在石岩上，八个都站住了，被兵士们绳绑索捆在了门前的苦李子树上。老头子苏醒过来，老夫妻一对跪在地上给镇长磕头求饶，两个儿子还是被拉走了。镇长说话是算数的，他打死了四个，抓走了两个，六个壮丁的名额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一家人遭到飞来之祸，只有抱头痛哭到天黑，天黑到天明，四

具血淋淋的尸体横在院里，招惹得白日鹰飞隼来，夜里狼叫狗咬。行路的脚夫们几天不见踪影，全钻进了石洞和树林子。后来听得这家人哭声渐歇，传来沉重而单调的敲打声，方走近看时，周家拆掉了三间房的楼板，钉起了四口棺材，在屋后掘坑埋儿了。此时，两个儿子还在柴镇镇公所柱子上五花大绑着。周老头子疯一般地赶去，眼瞧着儿子被剥光了上身，头发上系了绳子拉直在屋梁上，口骂，用竹板子扇嘴，脚踢，坠四十斤重的石锁，然后将香点燃一下一下按在脊梁上烧，老头又是捣米般地磕头，镇长放了话：保人可以，每人保费五百个银元。一千个银元到哪儿去找？这样就出来了一个姓武的人。

这人是柴镇上的赖子，生得四肢短小，铮眉火眼，上无父母，下无妻小，终日混在赌场，是谁也见不得谁也恶不得的角色。当时刚刚赢得一千五百个银元，听说清风涧的周家没钱买丁，就毛遂自荐他可以资助，但条件是一千个银元买清风涧三间房子，二亩坡地，一处林子。周老头子瓷眼看了看他，没有言传，返回清风涧，老少围了火塘思想了一夜，还是拿不定主意，老头子说：

“罢了，罢了，让姓武的来吧！”

第二天里，便又提了一坛水酒，寻着武赖子，将那一千个银元交给了镇长，赎两个儿子回来。姓武的也就迁进清风涧，新屋新户，以示庆贺，请了镇上鼓乐班子吹吹打打，好一场热闹的“红庄”。周老头子一股子眼泪往肚里流，还是提两吊熏肉，一坛麻油前去笑脸祝贺。

事过一年，镇上又要抽丁，结果两个儿子又被抓去，周老头子一气之下，得了鼓症，半个月汤水不进，第十六天里伸腿儿过世走了。老爹一死，娘也死了。六个儿子就将家彻底分开，每人四间，勉强强耐活日子。柴镇到云镇脚夫们还在走着，那清风涧的新户武赖子则也以三间房开店，但实为赌场，招惹了附近地痞流氓没黑没明在家酗酒行赌。时常赌场闹翻，六亲不认，打得你断了